佛說梼女祇域因緣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衆集會說法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此物惡猶豫未決尒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礼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坐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頗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廁求乞果蓏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尒時柰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離衆苦　在世生華中上則為天后
自歸聖衆祐　福田最深厚

梼女祇域經　第二張　言

比丘尼柰女礼已還坐

佛在世時維耶梨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梼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寶愛此梼自非中宮尊貴美人不得啖此梼果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群王重愛之用為大臣王請梵志飯食食畢以一梼實與之梵志見梼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梼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輙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梼栽與梵志梵志得帰種之朝夕溉灌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梼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柰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澁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飲一牛復取此一牛乳煎之為醍醐以灌梼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甘

梼女祇域經　第三張　言

美如王家梼而柰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徊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巔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旁出形如偃蓋花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衆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帰養長之名曰梼女至年十五顔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俱来詣梵志所求娉梼女以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梼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梼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敢受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於是七王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夜併沙王從伏瀆中入登

擾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摋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鐶之印以付摋女以是為信便出語群臣言我已得摋女與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取耳併沙軍中皆稱万歲曰我王已得摋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瓶沙王去後遂便有娠時摋女勑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必醫王也時奈女即以白衣裹兒勑婢持棄著巷中婢即受勑抱往棄之時王子無畏清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是何等荅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荅言故活王子勑人抱取即覓乳母養之以活梵志將此小兒還付奈女名曰祇域至年八歲聰明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疋與隣比小兒

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已諸小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婬女所生何敢輕我祇域愕然默而不荅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為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併沙王是也祇域曰併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證之母則出印鐶示之曰此則汝父鐶也祇域省之見有併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鐶往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呵者即到王前為王作礼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摋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鐶印信遠來歸家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是其子愴然矜之以為太子涉歷二年後阿闍世王生祇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為醫也王雖以我為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則聽之王曰汝不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勑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祇域但行嬉戲未曾受學諸師

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勑已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我何以對祇域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号求學醫術豈復懈怠煩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脉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荅皆下為祇域作礼長跪又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曹生年之結祇域便為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作礼承受其法今時耆域即自念言王勑諸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聞彼德又尸羅國有醫姓阿提梨字賓迦羅極善醫道彼能教我今時耆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為師範從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

具汝可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諸草有非是藥者持來時者域即如師勑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有所用處無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德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面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處師荅耆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我若死後次復有汝

於是祇域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祇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藏腸腑縷悉分明祇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藏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白十錢便雇錢取樵下樵置地闇冥不見腹中祇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二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

裁長尺餘誠取以照具見腹內祇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既已得錢樵又如故歡喜而去

尒時耆域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國既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開醫道於即還歸婆迦陁城婆迦陁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患頭痛衆醫治之而不能老時耆域聞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有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有醫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荅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老況復年少即勑守門人語言我今不須醫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為汝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耆域復言汝可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老者隨意與我物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如是言但聽我治若老隨意與我物長者婦聞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勑守門人喚入時耆域入語長者婦所問言何所患苦荅言患如是如是復問病從何起荅言從如是如是起復問病來久近荅言病如許時彼問已語

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嚥俱出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嚥別棄之時耆域見已心懷愁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長者域言汝愁惱耶荅言實尒問言何故愁惱荅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病者見已問者婦荅言為家不易棄之何益可用燃燈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差時長者婦與四十万兩金并奴婢車馬時耆域得此物已還王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耆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勑守門人喚入耆域入已前頭面礼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為供養已汝白用之此是耆域最初治病

尒時拘睒彌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彼聞摩竭國有大醫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睒彌長者子病

耆域能治頞王遣來時瓶沙王喚耆域問言拘睒彌長者子病汝能治不荅言能若能汝可往治之時耆域乘車詣拘睒彌耆域始至長者子已死伎樂送出耆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伎樂鼓聲傍人荅言是汝所為來長者子已死是彼伎樂音聲耆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時耆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為解腹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瘡處不異時長者子即報耆域四十万兩金婦亦與四十万兩金長者父母亦各與四十万兩金耆域念言夫為師者須報其恩今持一百六十万兩金與德叉尸羅國大師賓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礼師足奉上此金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為供養已我不須此寶耆域慇懃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者域奉辞礼足而去

尒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祇域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夭亡父曰女小有頭痛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絶命祇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毛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毛封著甕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一種者補毛所食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十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祇域適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為再死也豈有披破頭腦當復活者父何忍使人取子擲尒父止之曰祇域生而把針藥棄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為一切命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竭語汝言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如從卧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躰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祇

域故來護汝破頭出毛以得更生便開覺出毛示之女見太便驚怖深自慶幸祇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恩父曰祇域興我期言今日當來於是須臾祇域便來女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礼長跪叉手曰願為祇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為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昔為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祇域祇域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梨國

尒時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學習礪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據落地而死祇域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一所攫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生合刀瘡畢竭語父曰慎莫

今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勑寂靜養視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卧覺即便起坐須臾祇域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礼長跪白言願得為祇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爭為我使當用奴為我母養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母恩於是取金以上槃女還歸羅閱祇國祇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缾沙王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病疾積年不差恒苦瞋恚睡眠煞人人舉目視之亦煞伍頭不仰亦煞使人行遲亦煞疾走亦煞左右侍者不知當何厝手足醫師合藥輒疑恐有毒亦煞之前後所煞旁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可勝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懣短氣如火燒身聞有祇域即為下書勑缾沙王徵召祇域祇域聞此王多煞醫師大以恐怖缾沙又怜其年小恐為所煞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

相守晝夜愁憂不知何計尒時缾沙王乃將祇域俱往佛所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惡性恐殺醫師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趣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煞汝祇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訴省脉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藏及百脉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虵蟒之毒周匝身躰祇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入見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祇域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姦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黄門將入見太后祇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啓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遂青衣黄門去祇域因白太后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虵蟒之毒似非人類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

王病則不可愈大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卧忽有物來厭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見有大蟒長三丈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軀王實是蟒子也我羞耻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屬童子今者治之當用何藥祇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導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醍醐之名前後坐口導醍醐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導此必當煞汝以此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祇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悉聞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蟒毒既重又已遍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煉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啓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祇域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軀者與我二者願得令

我獨自出入門無呵者二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呵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為與我乘之王聞大怒曰兒子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令捧煞汝汝何敢求我新衣為欲煞我便著我衣詐作我身耶祇域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日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藥王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令無禁呵欲因此將兵來攻煞我耶祇域曰王前後使諸師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煞之不服其藥群臣皆言王當復煞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乱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呵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不敢生逆乱之心王曰大佳汝何故日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婬乱耶祇域曰王前後煞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令共合藥因我願覘之閒便投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事故思惟可信

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太后王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入伺候火齊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仰令盡不得中息為欲內毒恐我覺耶祇域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為乘之此為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為汝欲乘之為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祇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主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之故欲乘此為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祇域煎煉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王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被白為預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王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飲而盡祇域便乘為徑去還羅閱祇國

尒時祇域適行三千里祇域年小力膂尚微不堪疾迮頭眩疲極便止息卧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中我恠兒所以來我白為正欲叛夫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為即呼為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搖煞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食故名為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為汝設食懷莫食也烏受勑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去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令必煞汝終不得脫祇域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為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啖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為見祇域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怜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祇域乃取一梨喫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杯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

氣力羸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飲食又聞祇域歎為神藥亦見祇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之盡飲餘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蹠地而卧起輒眩倒不能復動祇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煞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差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烏而去

祇域則過墟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令忽得病汝等急往舁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正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長伍承勑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絶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祇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為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且差自知當死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差王自追念悔遣烏往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

時必當搖煞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煞之逆戾不細即悔前後所枉煞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祇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祇域祇域雖知王病已差猶懷餘怖不復欲往尒時祇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礼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来喚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本宿命已有卯撿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内病祇域便隨使者去王見祇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辟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宫中婇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祇域曰我本為太子雖實小國亦有民人珎寶具足不樂治國故來為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婇女寶物為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若聽一願内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祇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因為王説佛功德魏魏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烏臣以白烏迎佛可得致不祇域曰不

用白烏佛解一切遥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遥向佛作礼長跪白請佛必自来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来飯食已畢為王説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礼而去

又梌女生既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為大師梌女常從五百弟子讃授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譏謗呼為婬女五百弟子皆号婬黨又梌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湯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湯女者生於須湯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笮須湯以為香膏笮膏若邊忽作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石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湯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湯女長大姝好及才明智慧亞

次梵女尒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外瓣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湯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来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隨世人乃復嫁耶聞梵女聰明容貌絕世無與疋者又生與我同體皆辞父母往事梵女求作弟子明經智慧皆勝此五百人

尒時佛入維耶梨國梵女便率將弟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礼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默然受之梵女還歸辦其供具偹進入城國王又出宮迎佛礼畢長跪請佛願明日到宮飯食佛言梵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王曰我為國王至心請佛必堕依許梵女但是姪女日日將徒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何為捨我而應其請佛言此女非姪女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曾又與須湯波曇女俱為姊妹梵女最大須湯次之波

曇最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無乏皆悉供之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世遂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令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作業富家兒言語嬌溢時時或戲笑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等供養檢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令者受此餘殃雖日讀經道虛漏姪誘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令故會生果復相隨祇域尒時為貧家作子見梵女供養意甚恭樂而無資財乃常為比丘尼掃除掃除潔淨已輙發誓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梵女憐其貧窮又加其勤力常呼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祇域迎醫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是福祇域迎醫所治患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為大醫王常治一切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緣令故為梵女作子皆如本願王聞佛語乃長跪

悔過却期後日佛明日便與諸比丘到梵女園具為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修行精懃不懈皆得阿羅漢道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為四衆說莫令斷絕一切衆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柰女往昔時嘲戲比丘尼故令被姪誘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於地獄餘報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為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盡未来際常使不絕

尒時阿難從座而起稽首礼足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當名何經佛語阿難此經名曰梵女耆域因緣經修行法用如上供養比丘比丘尼施藥迎醫隨喜發誓令獲果報如是受持佛說經已大衆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梵女祇域因緣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佛說梌女祇域因緣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九五頁上一行「祇域」，諸本（不含[石]，下同）作「耆域」。下同。

一　五九五頁上二行譯者，[資]、[普]、[南]、[徑]、[清]作「後漢安世高譯」；[磧]作「後漢三藏法師安世高譯」。

一　五九五頁上一九行「鮮潔」，[磧]、[普]作「解潔」。

一　五九五頁中四行「維耶梨國王」，諸本作「羅耶梨國國王」。

一　五九五頁中九行末字「王」，[資]、[磧]、[普]、[徑]、[清]無。

一　五九五頁中一九行「即取」，[資]、[磧]、[普]、[南]、[徑]、[清]作「既取」。

一　五九五頁中二〇行第六字「更」，[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五頁中二一行第一三字「乳」，諸本作「湩」。

一　五九五頁中二二行「取此一牛乳」，諸本作「取一牛湩」。

一　五九五頁下一行「而柔」，諸本作「而」。

一　五九五頁下五行「樹巔」，諸本作「樹頭」。

一　五九五頁下六行第六字「抄」，諸本作「杪」。

一　五九五頁下一一行「華下」，[磧]、[普]、[南]、[徑]、[清]作「華中」。同行「池水中」，[磧]、[普]、[南]作「池花中」；[徑]、[清]作「池華中」。

一　五九五頁下一二行「養長」，諸本作「長養」。

一　五九五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女」，[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五頁下一八行第三字「亦」，諸本無。

一　五九五頁下一九行「求之」，諸本作「俱來求之」。

一　五九五頁下末行「至其夜」，[資]、[磧]、[普]、[南]、[徑]、[清]作「至其夕夜」。

一　五九六頁上二行「接逮」，[資]作「接待」。

一　五九六頁上三行「所付」，諸本作「所與」。

一　五九六頁上七行第三字「與」，諸本無。

一　五九六頁上一〇行「有娠」，[資]、[磧]、[普]、[南]作「有身」。

一　五九六頁上二〇行「即覓」，[資]、[磧]、[普]、[南]、[徑]、[清]作「是覓」。

一　五九六頁中一行末字「小」，諸本無。

一　五九六頁中八行「若如」，諸本作「即如」。

一　五九六頁中一〇行第三字「有」，諸本無。

一　五九六頁中一六行第八字「後」，諸本作「會」。

一　五九六頁中一七行第四字「王」，諸本無。

一　五九六頁下六行「榮号」，諸本作「榮豪」。同行「煩師」，諸本作「須師」。

一　五九六頁下一六行「聞彼」，諸本作「彼聞」。

一　五九七頁上五行第一三字「有」，諸本無。

一　五九七頁上一二行「次復」，徑作「次後」。

一　五九七頁上一六行「縷悉」，資、磧、普、南作「縷述」。

一　五九七頁上一九行第三字「白」，徑、清作「曰」。

一　五九七頁上二〇行「闇冥」，諸本作「便闇冥」。同行「腹中」，磧、普作「樵中」。

一　五九七頁中一行「裁長」，諸本作「裁長」。

一　五九七頁中三行「樵又」，諸本作「樵及」。

一　五九七頁中一〇行「即入」，資、磧、普作「即人」。

一　五九七頁中一六行「可白」，諸本作「更白」。

一　五九七頁中末行第八字「如」，諸本作「來爾」。

一　五九八頁上一二行「解腹」，諸本作「解腸」。

一　五九八頁中四行「頭痛」，諸本作「頭痛疾」。

一　五九八頁中六行「見有」，磧作「是有」。

一　五九八頁中九行第六字「神」，諸本無。

一　五九八頁中一行末字「十」，諸本作「七」。

一　五九八頁中一二行「其日」，諸本作「日」。

一　五九八頁中一五行「那尒」，諸本作「爾耶」。

一　五九八頁中一七行「一切命」，諸本作「一切人命」。

一　五九八頁下二行「太便」，諸本作「大更」。

一　五九八頁下三行「慶幸」，諸本作「僥倖」。

一　五九八頁下六行「作礼」，諸本作「禮足」。

一　五九八頁下一八行「落地」，諸本作「蹻地」。

一　五九八頁下二二行「獲持」，諸本作「攫持」。

一　五九八頁下末行第四字「生」，諸本作「主」。

一　五九九頁上九行「恩者」，諸本無。

一　五九九頁上一四行「睚眦」，資作「睨眦」。

一　五九九頁上一九行「勝數」，諸本作「稱數」。

一　五九九頁中三行「惡性恐」，諸本作「性惡惟恐」。

一　五九九頁中八行「趍作」，諸本作「好作」。

一　五九九頁中一二行首字「蟒」，諸本作「蠆」，下同。

一　五九九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去」，諸本無。

一　五九九頁中二一行第五字「省」，諸本作「向省」。

一　五九九頁下一行「王病則不可愈」，資、磧、普、南作「我則治病不得愈」；徑、清作「我則不治病不得愈」。

一　五九九頁下二行「厭我」，資、磧、普作「魘我」；南、徑、清作「壓我」。

一　五九九頁下四行「三丈」，諸本作「三尺」。

一　五九九頁下五行「有軀」，資作「有身」；磧、普、南、徑、清作「有娠」。

一　五九九頁下七行至次行「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今者治之」，諸本無。

一　五九九頁下一〇行末字「坐」，諸本作「出」。

一　五九九頁下一四行「是也」，諸本無。

一　五九九頁下一五行「已遍」，諸本作「已匝」。

一　六〇〇頁上一行「出入門」，諸本作「出入宮門門」。

一　六〇〇頁上八行首字「作」，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上一六行第七字「入」，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上末行第一〇字「事」，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三行「火齊」，資、磧、普、南、徑、清作「火劑」。

一　六〇〇頁中四行第六字「我」，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中六行第一四字「氣」，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草」，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預」，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一八行第九字「清」，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一九行「王后」，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下一行「噫氣」，磧、普作「藥氣」。

一　六〇〇頁下二行第一二字「我」，諸本作「我我」。

一　六〇〇頁下五行「来生」，磧、普作「衆生」。

一　六〇〇頁下七行首字「食」，諸本作「飲食」。

一　六〇〇頁下一二行「今必」，磧作「令必」。

一　六〇〇頁下一二行至次行「雖作」，諸本無。

一　六〇〇頁下一九行「喫食」，諸本作「齧食」。

一　六〇一頁上六行第二字「之」，諸本無。

一　六〇一頁上八行「然今」，磧作「然令」。

一　六〇一頁上二〇行「今且」，資、磧、普、南、清作「今旦」；徑作「今但」。

一　六〇一頁上二二行第八字「往」，諸本無。

一　六〇一頁中二行「逆戾不細即悔前後」，資、磧、普、南、徑、清作「逆戾罪不細也即料前後」。

一　六〇一頁中五行第八字「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一頁中七行首字「白」，諸本作「而白」。

一　六〇一頁中一五行「雖實」，資、磧、普、南、徑、清作「雖是」。

一　六〇一頁下一行「佛解」，資、磧、普、南、徑、清作「佛皆」。

一　六〇一頁下二行第一〇字「遥」，諸本作「遥請」。

一　六〇一頁下一三行「及作」，資作「反作」。

一　六〇一頁下二〇行「爆破」，諸本作「卒破」。同行「螢火」，資、磧、普作「熒火」。

一　六〇二頁上三行首字「升」，資、磧、普、南、徑、清作「斗」。同行「見中」，資、磧、南、徑、清作「中見」；普作「中間」。

一　六〇二頁上九行「疋者又生」，資作「譬者又生」；磧、普、南、徑、清作「譬者人生」。

一　六〇二頁上一七行「飯食」，諸本作「飲食」。

一　六〇二頁上一九行「將徒」，諸本作「將從」。

一　六〇二頁上二一行「佛言」，諸本作「爾時世尊即告王曰」。

一　六〇二頁上二二行「曾又」，諸本作「又曾」。

一　六〇二頁上二二行至次行「波曇」，諸本無。

一　六〇二頁中三行「隨所無乏皆悉供之」，資、南、徑、清作「隨所乏無皆悉供足」；磧、普作「隨所之無皆悉供足」。

一　六〇二頁中七行「嬌溢」，資、磧、普、南、徑、清作「憍逸」。

一　六〇二頁中八行「於邑」，諸本作「於悒」。

一　六〇二頁中一〇行第五字「耳」，資、磧、普、南作「取」；徑、清作「是」。

一　六〇二頁中一一行「讖經道虛被婬謗」，資、磧、普、南、徑、清作「讀經行道而虛被誹謗」。

一　六〇二頁中一三行第一四字「見」，諸本無。

一　六〇二頁中一五行「掃除掃除」，資作「掃除」。同行「誓言」，諸本作「是念言」。

一　六〇二頁中二一行「一切身」，諸本作「一切人身」。

一　六〇二頁下五行至一三行「佛告阿難……常使不絶」，南無。

一　六〇二頁下七行「嘲戲」，資、磧、普、徑、清作「調戲」。

一　六〇二頁下一〇行「後報」，磧作「復報」。

一　六〇二頁下一一行「邪見」，磧、普作「邪自」。